

第五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成功、劉銘傳】  
2003年4月25~26日

## 地域歷史人群研究：臺灣進士

汪毅夫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提要】本文就臺灣進士這一地域歷史人群之成員總數、名錄、佳話、義舉、軼事等鉤沈索隱、取證考據，並就清代科舉制度和科舉文化有所介紹和評估。

本文認為，臺灣進士是一個於今不在、於今不再的人群，宜以「地域歷史人群」視之；臺灣幕友、臺灣班兵、臺灣塾師、臺灣教諭等亦各是一「地域歷史人群」、各是一研究的課題。

【關鍵字】科舉 臺灣進士 地域歷史人群 研究

臺灣進士作為一個於今不再和於今不再的人群、作為一個地域歷史人群，其成員總數有種種說法。其中，最為誇張的是「清朝兩百多年間，台籍進士總共才三百零六名」<sup>1</sup>之說。

在臺灣，最早就此一問題給出答案並列出臺灣進士名錄的是黃典權教授。

1972年，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黃典權從「歷科進士題名碑錄」、「歷科進士題名碑拓片」中檢索，得臺灣進士31名。黃典權教授的這項研究以〈清進士題名碑中之臺灣進士〉為題發表於《台南文化》第9卷第3

<sup>1</sup> 臺灣《聯合報》1992年12月23日。臺灣學者的某些著作也有此誇張的說法。

期（1972年3月10日出版）。

黃典權教授的研究給後人留下了研究的便利，也留下研究的空間。在研究的空間方面，黃典權教授在臺灣進士名錄裡漏列「張維垣」，誤「葉題雁」為「黃題雁」；又在文中留存陳夢球的籍貫和施士傑的甲第兩個問題。

茲從《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錄出臺灣進士之姓名、科年、甲第、名次、籍貫如下：

陳夢球，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1694），二甲第31名，白正旗；  
 王克捷，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1757），三甲第43名，諸羅縣；  
 莊文進，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1766），三甲第71名，鳳山縣；  
 鄭用錫，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三甲第109名，淡水縣；  
 曾維楨，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二甲第68名，彰化縣；  
 黃驥雲，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二甲第72名，臺灣縣；  
 郭望安，道光十五年乙未科（1835），三甲71第名，嘉義縣；  
 蔡廷蘭，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1845），二甲第61名，澎湖廳；  
 施瓊芳，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1845），三甲第84名，臺灣縣；  
 楊士芬（芳）<sup>2</sup>，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三甲第118名，噶瑪蘭廳；  
 張維垣，同治十年辛未（1871），二甲第118名，臺灣縣；  
 陳望曾，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74），三甲第69名，臺灣縣；  
 蔡德芳，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74），三甲第79名，彰化縣；  
 施炳修，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74），三甲第200名，彰化縣；  
 施士傑，光緒二年丙子恩科（1876），三甲第2名，臺灣縣；  
 黃登瀛，光緒三年丁丑科（1877），三甲第33名，嘉義縣；  
 丁壽泉，光緒六年庚辰科（1880），三甲第48名，彰化縣；  
 葉題雁，光緒六年庚辰科（1880），三甲第60名，臺灣縣；  
 張觀光，光緒六年庚辰科（1880），三甲第108名，臺灣縣；  
 江昶榮，光緒九年癸未科（1883），三甲第137名，臺灣縣；  
 林啓東，光緒十二年丙戌科（1886），二甲第101名，嘉義縣；  
 徐德欽，光緒十二年丙戌科（1886），三甲第2名，嘉義縣；

<sup>2</sup>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分碑錄與索引兩個部分。在碑錄部分作「楊士芬」，顯係誤植；在索引部分作「楊士芳」，無誤。

蔡壽星，光緒十二年丙戌科（1886），三甲第64名，彰化縣；  
 丘逢甲，光緒十五年己丑科（1889），三甲第96名，彰化縣；  
 許南英，光緒十六年庚寅科（1890），三甲第61名，安平縣；  
 陳登元，光緒十八年壬辰科（1892），三甲第50名，淡水縣；  
 施之東，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1894），二甲第83名，彰化縣；  
 李清琦，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1894），二甲第105名，彰化縣；  
 蕭逢源，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1894），三甲第60名，鳳山縣；  
 黃彥鴻，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二甲第85名，淡水縣；  
 陳浚芝，光緒二十五年戊戌科（1898），三甲第184名，新竹縣；  
 汪春源，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三甲第120名，安平縣。  
 以上臺灣進士凡32名。

關於陳夢球的籍貫，《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明載為「正白旗」，為什麼將陳夢球列為臺灣進士？

《臺灣府志》（清康熙三十五年序看補刻本）之〈舉人年表〉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鄭基生榜」條下記：

（臺灣縣）陳夢球，習易經，隸籍正白旗，中北關。

同書之〈進士年表〉於「康熙三十三年」條下記：

（臺灣縣）陳夢球，習易經，隸籍正白旗。

《泉州府志》（乾隆版）之〈人物志〉則記：

陳夢球，號二受，同安人，鼎孫，永華子，入白旗。康熙癸酉以旗籍中式順天舉人。甲戌進士，皇祖召問臺灣遺事，嘉其父忠義，即日擢編修，每對大臣曰：此忠義永華子也。

據《臺灣歷史人物小傳》<sup>3</sup>，陳永華為鄭成功部將，在台「請建聖廟、開科舉、設學校」；「子夢煒、夢球」，陳夢煒的主要事蹟是：「清人下澎湖，奉命納款降。清聖祖以永華賢，親召見之，授船廠副將」。看來，陳夢球「隸籍正白旗」、「入白旗」乃從「納款降」而來。陳夢球「以旗籍中式順天舉人」、「中北關」，以其考地稱順天舉人可，以其住地稱臺

<sup>3</sup> 臺灣圖書館2001年12月增訂再版本。

灣舉人亦無不可。當陳夢球又「以旗籍」中進士、點翰林，他是從全國考試而非地方考試中勝出，自可以其住地稱「臺灣進士」、「臺灣翰林」也。

關於施士潔的甲第，黃典權教授謂：

筆者前年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之囑，編輯施士潔《後蘇龕合集》，附有弁言，介進士簡歷，查其科第詳情，渴望得此進士題名碑一考之，甚憾其書不遇。用乃囑請施氏後人查錄士潔神主以為據，讀其銜曰「賜進士出身」，則屬二甲，故弁言從之。前年走訪寓南（按，即台南）之荷蘭留學人施博爾先生，獲見「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第 19 號」《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一書，讀其「光緒二年丙子恩科」一錄，士潔為「三甲第二名」，則余前在《後蘇龕合集·弁言》中據士潔神主所作之「二甲」誤矣。<sup>4</sup>

神主（又稱「神位」、「木主」等）乃死者後人所制，照理也不應有誤，不說明其所以誤，仍是一個問題。

關於施士潔的甲第，台南施氏後人所曾施士傑神主記為「賜進士出身」，福建石獅永甯西岑村（施士潔祖籍地）施氏族人所藏《岑江施氏族譜》也有相同的記載。我曾到西岑村做田野調查；收集有，〈岑江施氏重修家廟碑〉照片一幀。碑文之末有「賜進士出身欽點內閣中書員外郎銜奉直大夫十六世裔孫士潔芸航謹撰」之語（該碑文已收入《後蘇龕合集》，但文末之語未一併收入）。據此推測，施士潔神主及《岑江施氏族譜》關於施士潔甲第的記載乃從〈岑江施氏重修家廟碑〉而來。其碑文有明顯錯誤，「士潔芸航」即其一例。士潔號芸況，又號灑舫，碑文中「芸航」乃將「芸況」與「灑舫」混同起來，又誤「舫」字為「航」字。看來，「賜進士出身」（二甲）也是施氏重修家廟的主事人或石刻匠人於「賜同進士出身」（三甲）脫一「同」字之誤所致也。

附帶言之，歷科進士題名碑迄今完好地保存於北京國子監舊址；黃典權教授當年在台南所見「荷蘭留學人施博爾先生」即施舟人（K. M. Schipper），現任福州大學特聘教授，所見《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特刊第 19 號）現藏於施舟人教授及其妻子袁冰凌博士

<sup>4</sup> 黃典權：〈清進士題名碑中之臺灣進士〉，《台南文化》第 9 卷第 3 期（1973 年 3 月 10 日）

創立的福州大學西觀藏書樓。

## 二

科名佳話歷來是學界留意的題目。

茲就聞見所及，研究所得，報告臺灣進士之科名佳話於下：

### （一）進士父子

臺灣進士中，施瓊芳與施士潔為父子。

這一對父子進士、進士父子，曾先後主持臺灣海東書院，對臺灣教育、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

海東書院創建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院社在臺灣府城（今台南市）。海東書院為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聲名最隆的書院，又以原中有古榕一棵，額曰「榕壇」，故有「台澎講院」和「榕壇講院」的別稱。

據施士潔〈台澎海東書院課選序〉（收施士潔《後蘇龕合集》），施瓊芳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期間，與臺灣「巡道兼督學」徐樹人在院中增設「以賦詩雜作相與切磋」的「小課」。1886 年，施士潔受聘任海東書院山長後，又恢復了先由徐樹人、施瓊芳在海東書院增設的「以賦詩雜作相與切磋」之課，這在汪春源的〈窺園留草·汪序〉中是有記載的；「時台學使灌陽唐公禮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書院，於制藝試帖外倡為詩古文詞之學」。

施瓊芳、施士潔父子增開賦詩雜作之課的努力，有明顯的成效，如：海東書院的課藝教本（如《瀛洲教士錄》）於制藝試帖外，有〈保生帝〉、〈羅漢腳〉、〈草地人〉等反映民生、民俗和社會問題的作品；施士潔在海東書院的學生中，丘逢甲「工詩古文詞，而不工制義」<sup>5</sup>，這同海東書院「倡為詩古文詞之學」的教育直接相關。

臺灣《聯合報》1992 年 12 月 28 日載有〈台南米街父子進士〉一文，記施瓊芳、施士潔父子的故事，相當有趣。唯文中所記「老進士不喜宗親滋事，自然也不理會事端，……。宗親怪老進士沒膽量，憤稱其為『女進士』，轉而找小進士代為撐腰」的情節，未宜率爾據信。「老進士」施瓊芳逝世之時，「小進士」施士潔年方十四歲（施士潔〈重刻《北郭園全集》

<sup>5</sup> 洪業生：《寄鶴齋選集》（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頁 208。

序)有「潔生也晚，……又不幸十四歲而孤」之語)，尙未成爲「小進士」也。

施瓊芳一字星階，施士潔的友人，1882年任臺灣知縣的祁征祥亦字星階。施士潔在其詩文翁，爲避父諱，將「祁星階」缺筆寫作「祁星皆」，或改用同音、同義字寫作「祁辛亥」、「祁星垓」。

### (二) 師生同榜

在臺灣進士裡，蔡廷蘭堪稱大器晚成的人物。1845年，蔡廷蘭名列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二甲第61名進士，時年45歲。

其實，蔡廷蘭成名頗早。1831年，澎湖遭受風災，蔡廷蘭以〈請急賑歌〉受知於來澎勘賑之泉永道周芸皋；1835年，蔡廷蘭參加福建鄉試報罷，歸途遇風，隨船漂浮至於越南，蔡廷蘭就其遇險經歷作《海南雜著》，臺灣當道諸公爲之序跋；1834年至1845年，蔡廷蘭先後擔任臺灣引心書院、崇文書院、文石書院講席，門下多俊秀。與蔡廷蘭同榜中爲三甲第84名進士的施瓊芳就是蔡廷蘭在引心書院的學生。

同蔡廷蘭一樣，施瓊芳在科舉之途上亦頗多挫折。1838年，施瓊芳首赴會試（道光十八年戊戌科），已薦未售，遂留邸都中，閉門苦讀。此後又連應道光二十年庚子科（1840）、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1841）、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1844）和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1845）會試。中爲進士時，年屆而立。其時，施瓊芳有《苑柳詩》之句云：「不管人間離別事，生來只識狀元袍」。

### (三) 臺灣四翰林

清代翰林（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士的合稱）主要是從進士選拔充任的。清代貢士經過殿試取得出身（即進士資格）以後，由禮部按名次送由翰林院掌院學士奏請皇帝再試保和殿，稱爲朝考。考後結合殿試名次欽賜各職，前列者用爲翰林院庶吉士（狀元爲翰林院修撰），其餘分別爲六部主事、內閣中書和知縣等。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學習，三年期滿再經御試，分別用爲翰林院編修、翰林院檢討及六部主事、內閣中書、知縣等各職。庶吉士期滿考釋授職，稱「散館」。

近人朱汝珍輯錄的《詞林輯略》<sup>6</sup>是收錄歷科翰林庶吉士之姓名、籍貫、

<sup>6</sup> 收《中國選舉史料清代編》（臺灣：鼎文書局1977年版）。

科年及散館授職等情況的專書。該書計有臺灣翰林四人：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陳夢球，夢雷弟，字二受、號游龍，福建同安籍候官人，散館授編修。

道光六年丙戌科 曾維楨，字雲松，福建彰化人，散館改知縣。

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 李清琦，字璧生，號石鶴，福建彰化人，散館改刑部主事。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 黃彥鴻，字芸激，號宗爵，福建淡水人，散館授編修，改軍機章京。

上記「陳夢球」條下之「夢雷弟」及「同安籍侯官人」屬於誤記，陳夢球爲「夢煒弟」、祖籍「福建同安」，與侯官籍翰林陳夢雷並無干係。

臺灣翰林除陳夢球、曾維楨、李清琦、黃彥鴻四人之外，還有「欽賜翰林」如鄭廷揚。

《淡水廳志》（同治版）卷八〈選舉志〉記鄭廷揚爲同治四年乙丑「欽賜翰林」。

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sup>7</sup>，清代「欽賜」的舉人、進士和翰林以其受賜事可以分爲「文才卓著」、「優遇大臣功勳子弟」以及「年老」（年老諸生和年老舉人）三類。康熙六十年，舉人王蘭生、留保二人以「學問好」而「欽賜進士，一體殿試」，殿試後王蘭生取爲二甲第一名、留保取爲二甲第19名，這是「文才卓著」的一類；嘉慶六年，大學士蔡新的後人蔡行達得「加恩賞給進士」、名列嘉慶六年辛酉恩科（1801）三甲第44名，屬於「優遇大臣功勳子弟」的例證；同治四年（補行同治三年甲子科鄉試），「順天年老諸生杜天熙等三名、江蘇魏乾三等五名、江西康遇春等九名、福建邱必鵬等四名，……俱賞給舉人」及同治七年，年老舉人「狄俊等十三名欽賜翰林院檢討銜」，是「年老」的一類。

作爲「欽賜翰林」，鄭廷揚當屬於「年老」的一類。

### (四) 舅甥進士

我藏有同治十年辛未科（1871）二甲第118名進士張維桓（科舉齒錄）之影印件。

<sup>7</sup> 收《中國選舉史料清代編》（臺灣：鼎文書局1977年版）。

該〈科舉齒錄〉記：

母黃氏，例封孺人，誥授武義都尉、原任福建長福營參將諱清泰公女，國學生諱奎光、嘉慶己卯科舉人道光己丑科會魁工部郎中會諱驥雲公胞妹。

據此可知，張維桓系道光己丑科（1829）年二甲第 72 名進士黃驥雲之甥。舅甥進士，亦是臺灣文化史上一段佳話。

### （五）臺灣四會魁

清代科舉定制，會試之閱卷官（「同考試官」）凡十八人，分為十八房，各房所薦第一名稱「房首」，十八房所薦「房首」合稱「十八會魁」，會魁之首稱為會元。

顧炎武《日知錄》謂：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sup>8</sup>

同治四年乙丑科（1865）二甲第 40 名進士李鴻達詩有「總裁上座諸天佛，分校傍羅十八尊」、「諸公閱卷正歡娛，十八人中九有須」、「會場闈墨喜新鮮，房首人人刻一篇」、「五千餘卷都登戳，十八房文統記存」<sup>9</sup>等句記會試「十八房」之制。

根據「十八房」之制，十八會魁名列會試前十八名。

以此衡之，清代臺灣應有四位會魁：

曾維楨，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會試第 11 名；

黃驥雲，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會試名次不詳，張維垣〈科舉齒錄〉中明載黃驥雲為「道光己丑科會魁」；

張觀光，光緒六年庚辰科（1880），會試第 17 名；

許南英，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會試第 18 名；

另據陳浚芝後人陳材驥先生報告，陳氏族相傳，陳浚芝於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1894）會試名列第 9 名，因為所填履歷中「五服不明，遣人

<sup>8</sup> 引自《日知錄集釋》（湖南長沙：嶽麓書社 1994 年 5 月版），頁 58。《日知錄集釋》原文句讀有誤，已改。又，「考試官二員」後增至四員。

<sup>9</sup> 引自《中國狀元辭典》（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頁 181-185。

回鄉查明，未及回報，後被列為第 19 名」，陳浚芝並且因此未參加是科殿試。1898 年，陳浚芝以貢士身份入都補行殿試，名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三甲第 184 名進士。如此說來，陳浚芝亦可稱為半個會魁了。

### 三

1895 年以後，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肇其端，中國近代史進入災難最為深重的階段。處此多事之秋，臺灣進士仗義而起，留有可歌可泣的忠義事蹟。

茲報告數端

連橫《臺灣通史》記，1895 年 4 月 17 日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聞耗，上書都察院，力爭不可」。據《清光緒朝中日外交史料》卷三十九，發起這次上書的臺灣舉人是：安平縣舉人汪春源、嘉義縣舉人羅秀蕙、淡水縣舉人黃宗鼎（此三人中，汪春源後來成為進士），在京任京職之臺灣進士李清琦、葉題雁亦與焉。當年 4 月 28 日（農曆四月初四日），汪春源等人到都察院上書，其文略謂：

……今者聞朝廷割棄臺地以與倭人，數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以倭人脅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持，至矢亡援絕，數百萬生靈盡歸糜爛而後已。……不知棄此數百萬生靈于仇讎之手，則天下人心必將瓦解，此後誰肯為皇上出力乎？……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戰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戰而亡，為皇上赤子雖肝腦塗地而無所悔。今一旦委而棄之，則驅忠義之士以事寇讎，台民終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隱痛矣！……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

當時有人記下了「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sup>10</sup>。幾天後即 5 月 2 日（農曆四月初八日），汪春源等人又參加了由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

在臺灣，丘逢甲、許南英、施士潔、陳登元等臺灣進士直接參與招募、統領義軍及護衛鄉里、抵抗日軍的鬥爭，許南英並且隨軍轉戰堅持到「全

<sup>10</sup> 黃謀烈等：〈台民挺險大局可慮蕪懇宸斷轉危為安公啟〉，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轉引自姜殿銘：〈任人宰割的歷史絕不能重演〉，《臺灣研究》（1995 年第 3 期）。

台之地」「戰而陷」之日。

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入侵。臺灣進士葉題雁以「戶部郎中」寓於京城南柳巷晉江會館，親見八國聯軍之暴行，憤而作〈外侮痛史〉。其文曰：

庚子七月廿一日，洋兵破都城，焚毀劫掠，慘無天日。至廿五日，各國會議分段管轄，出示安民。御史某被洋兵捉去，勒令掃地；內閣某被洋兵捉去，勒令由彰儀門外拉炮車赴琉璃廠。西兵每日已刻到處捉人，勒令做苦工，或挑水，或洗衣，或擦炮，或拉車，至申刻釋放。鏢車廠王五，以義俠聞，甘軍攻使館，匝月不破，王五請開地道以火藥轟開。都城破後，西兵聞知，將王五捉去，閉諸幽室，勒令贖金三千，王五怒斥之，竟被槍殺。

閏八月十五日，保定藩司廷雍，出郊迎接洋酋，酋取雍冠擲之於地，拿入保府，錮諸耶蘇教堂，九月初八日驅至南城外撲殺之。

德國帶兵官駐安徽會館，有人從後面擲石破其窗櫺，西兵逞憤，焚毀興勝寺及東南園東北園民房，有二人在沙土園見火光陡起，意欲逃避，德人疑為擲石之人，遂捉而投入火坑中焚斃，

至若內府御書被洋兵搬出，在街頭售賣；洋兵開鑾儀庫將儀仗搬出，沿街遊戲。德兵在崇文門外演巨炮，法兵在宣武門內演氣球。日兵在午門內演軍樂隊。護國寺銅佛為前明內監所監造，日兵愛其銅質極佳，鋸成三段，運往東洋；西苑御用汽車，雕鏤精緻，都人謂之花車，法兵以鐵軌驅入西華門等處，乘坐出入，來去自由；大內重器均被日兵攫去；美兵在天壇設停車場。以上各節，當時各國視之，直為纖微小事耳，有何國際公法之在目！<sup>11</sup>

葉題雁此文，「遺稿在家」（葉氏於1904年因母喪回祖籍地泉州居住，1905年病逝），上世紀80年代末曾得《泉州鯉城文史資料》介紹。史料難得，彌足珍貴。

臺灣淪於日人之手後，又有黃彥鴻、陳浚芝、汪春源三人相繼中為進士。袁枚《隨園隨筆》記：

<sup>11</sup> 引自《泉州鯉城文史資料》，第二輯。

宋咸淳辛未，正言陳伯文議考試士子，諸路運司牒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保伍，取各人戶貫、三代、年甲，書明所習經書。年十五以上實能文者，許自召其鄉之貢士結狀保送，一樣四本，分送縣州漕部。臨唱名時，重行編排保伍，且俾各人親書家狀，以為筆跡之驗。由是後世士子未入場時先投試卷，填寫本身籍貫、年貌、三代，皆親書一通。

<sup>12</sup>

「填寫本身籍貫、年貌、三代」是科舉制度規定的重要環節，以其須由當事人「親書一通」，故稱「親供」。

黃彥鴻、陳浚芝、汪春源中為進士時，已分別歸籍或寄籍於福建侯官、福建安溪和福建龍溪，但他們在入場填寫「親供」時，仍然填寫臺灣籍貫福建淡水、福建新竹和福建安平，以明其不忍臺地割棄，不忘臺灣故土之心。

附帶言之，黃彥鴻為黃宗鼎胞弟，於1898年中進士、點翰林，是臺灣淪於日人之手後傲然而起的臺灣進士和臺灣翰林。黃彥鴻後來改授的「軍機章京」是一個重要的職務，俗稱小軍機。清代設軍機處，由滿、漢大臣任軍機大臣，軍機章京為軍機大臣的屬官。軍機處的職責為每日面見皇帝，商議處理軍機要務，上傳下達奏章和諭旨，在實際上掌握了內閣大學士的實權。黃彥鴻是在朝中擔任要職的臺灣進士。另據林琴南《黃笏山先生畫記》所記「越乙酉，始與先生喆嗣芸澈太史同事吳航謝枚如師」可知，黃彥鴻（彥鴻字芸澈，黃笏山之第二子）曾渡海遊學於福建長樂名儒謝枚如門下，是近代文化名人林琴南的同窗。

#### 四

梁啟超嘗謂：

邑聚千數百童生，拔十數人為生員；省聚萬數千生員，拔百數十人為舉人；天下聚數千舉人，拔百數十人為進士。<sup>13</sup>

<sup>12</sup> 引自《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版），卷5，頁149。

<sup>13</sup> 梁啟超：〈各省舉人上皇帝書〉，收《飲冰室文集》卷三。

臺灣進士從生員、舉人一路走來，從千百萬人中勝出，在「金榜題名」的背後當有多少艱辛、亦當有多少軼事！

茲從赴考路途說起，臺灣懸於海上。臺灣進士在當地取得在學生員資格（俗稱中秀才）後，首先必須渡海參加福建鄉試（臺灣改設行省前為「福建臺灣府」。改設行省後稱「福建臺灣省」，臺灣「文武鄉闈，援安徽赴江南匯考之例」，仍歸於福建鄉闈）。<sup>14</sup>出於航海安全和不誤考期的考量，臺灣士子於「渡海」一節形成了一套習俗、一種習慣。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sup>15</sup>記：

設酒食遙祭諸生之漂沒者。刊石於門云：「鄉試諸生，小暑節前內渡，過此勿往。」又立石試院云：「鄉試文武生，勿輕出海口，文於小暑前，武於白露後」。又作《渡海萬全歌》云：「三四千石新造船，鹿口對渡到泉蚶。三月廿三四日後，四月初七初八前」。

從小暑前離開臺灣，到九月十五日鄉試放榜歸返臺灣，臺灣士子於考前、考後大都要在福建居留幾個月。臺灣進士莫不有此番經歷，有的甚至有幾番此種經歷。如臺灣進士許南英是三赴鄉試始中舉人的，其〈乙酉鄉試舟至馬江口占〉有句解嘲云：「賣耦小娃猶認得，笑余三度到榕城。」

取得舉人資格後，從臺灣到京城是更為漫長的路途。我曾見道咸年間福建泉州舉人陳師海（1818-1874）的〈由泉晉京沿途事宜〉。文中記，從福州至寧波凡 17 站，由寧波啓程至德州又有十數日路程，此後可分三路走，經 17 站、18 站或 19 站才到達京城。

臺灣進士中有多人幾番往返於此一漫漫長路。例如，陳浚芝於 1882 年中為舉人後，接連應光緒十二年丙戌科（1886）、光緒十五年己丑科（1889）、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光緒十八年壬辰科（1892）、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1894）歷科會試，前四次均報罷出都，最後一次取為貢士，但因故未應殿試。1898 年，陳浚芝再度入京，補行殿試，終於中為進士。又如，汪春源於 1888 年中為舉人後，接連應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18894）、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歷科會試，

<sup>14</sup> 請參見拙論：〈從「福建臺灣府」到「福建臺灣省」〉，收拙著《閩臺歷史社會與民俗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sup>15</sup>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本（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均薦而未售。其間，汪春源未應光緒十八年壬辰科（1892）會試，原因是母親於 1891 年逝世，按宗法禮教制度規定，他應守孝三年（實際上，守孝期滿二十五個月即頭尾三年就算合乎規定）。1898 年，汪春源再度入京，參加光緒二十年戊戌科會試（1898），中為貢士，但未及應殿試而返。1899 年，汪春源入京補行殿試。是年，其好友、臺灣進士許南英有《送汪春源入都補殿試》、《題畫梅贈汪杏泉時新登甲榜歸籍》等詩送往迎來。汪春源既於 1898 年中為貢士，又在 1899 年補行殿試，本來可以列名為辛丑恩科（辛丑正科值清德宗三旬壽辰，原定改為恩科，正科則推遲於壬寅即 1902 年舉行）進士，但因北京貢院於 1900 年被毀，辛丑恩科和壬寅科乃合併為癸卯科於 1903 年舉行。汪春源終於列名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三甲第 120 名進士。

陳師海〈由泉晉京沿途事宜〉記舉人到京事宜有「刻齒錄紋銀二兩，亦可隨時講」。「刻齒錄」或在正式揭榜前行之，我所藏張維垣之〈科舉齒錄〉記有會試名次：「會試中式第二百四十四名」，有殿試甲第，卻於殿試名次暫付闕如，作「殿試二甲第 名」；陳師海同文又記：「京城街路多有糞溝，塵埃遮蓋，行路順由街中」，「祭文昌夫子，每位捐大錢一百文」，「拜老師贄見隨力量。門包紋銀九錢，手本三個又短片一張，後寫寓所」，「謁太老師每門包紋銀三錢，贄見系老師代送」，贄見「太老師」和贄見「老師」之禮居然畸輕畸重，有趣！

「京師門前關帝廟簽，夙稱奇驗」<sup>16</sup>，赴京應試的舉人常在考試之後、揭榜之前到「京師門前關帝廟」即「正陽門之關廟（俗稱前門關廟）」<sup>17</sup>抽籤問卜。臺灣舉人亦未免俗。據臺灣學者黃美娥教授報告，她所見臺灣進士鄭用錫之《北郭園詩文鈔稿本》於〈感悟〉詩後有附記〈正陽門關聖帝簽詩〉，其文曰：

「五十功名志已灰，那知富貴逼人還。更行好事存方寸，壽比岡陵位鼎台。」

京師正陽門關聖帝簽詩，靈驗著於天下。余於癸未春闈赴試，適有友人告余到廟叩求籤詩，以卜功名上進可否。因如命叩請，求得此簽。

<sup>16</sup> 轉引自趙翼：《詹曝雜記》（中華書局 1982 年版），卷五，頁 85。

<sup>17</sup> 金植：《不下帶編》（中華書局 1982 年版），頁 85。

時聞試尚未揭曉，得此簽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語，不勝悵然自失，以為此科猶難上進。迨揭榜，竟邀獲雋。遂藉富貴逼人句，附會靈說指為此科之應，但於「五十」句究竟未有著落。至末二句，不過帝君勸人為善套語，可置勿論。不意距今三十五年，……始恍然大悟，……蓋余於獲雋後數載，赴官京都，至五十歲假班就養，時以養親為急，不復有仕宦志。迨後適有英夷之憂，因為地方出力，兩次得邀議敘，初賞花翎，繼戴藍頂，皆在家始念不到之事。迨至今日，年屆七旬，又因運米赴津，得邀議敘二品封典，自顧僅屬虛名，而撫今思昔，證諸帝君所求，一一頗相吻合。……則信乎帝君誠不余欺！而益以見人生自少至老，順逆半由天定，半由人為。其間固有鬼神默相，非到其時不知耳。<sup>18</sup>

臺灣進士有多人曾擔任臺灣各書院山長，於臺灣教育推動頗力。例如，鄭用錫曾主新竹明志書院、蔡廷蘭曾主台南引心書院、施瓊芳曾主台南海東書院、楊士芳曾主宜蘭仰山書院、蔡德芳曾主鹿港文開書院、施士傑曾主彰化白沙書院和台南海東書院、丁壽泉曾主彰化白沙書院、林啓東曾主台南崇文書院和嘉義羅山書院、徐德欽曾主嘉義玉峰書院、丘逢甲曾主台南崇文書院……等。

當然，科舉考試有其局限性。以科舉取士，絕不可能做到野無遺賢。臺灣名儒洪棄生，其文學水準和學術造詣可以不避任何一位臺灣進士，但終其一生連舉人的資格也未取得。洪棄生對此頗不服氣，1894年有〈與阿宗及門〉，略謂：

賤自去年見闈墨文字，所取半屬眯目。今年此行，早已聽得失於冥漠，只當作山水之遊，而考試為尋途之舉。故在涵江聞鄉闈報罷，以一笑置之。及到崇武見闈墨，乃較去年猶野狐之甚！……風氣如是，賤此行可謂賣衣裳于斷發文身之鄉，多見其不自量也。此後若不逐臭愛醜，恐銷磨不知胡底，一嘆！<sup>19</sup>

在福建漳浦縣，有嘉慶十三年（1808）臺灣彰化文人林用賓生前題刊

的題詩墓碑，碑高 70 釐米、寬 60 釐米，其詩曰：

貪狼滾滾燕歸巢，列榜明堂翠黛交。順水長砂原有耀，退天偽筆不須潮。可憎俗眼無高見，妄指天星總混淆。窀穸於今塋葬後，方知甲第石中包。<sup>20</sup>

末署「臺灣彰化林用賓刊 嘉慶十三年」。林用賓以此方式表達了對科舉制度的不滿。

## 五

上文就「地域歷史人群研究：臺灣進士」提供了若干參考的資料和思考的線索，以待學界同好更為深入的研究。

在我看來，臺灣幕友、臺灣班兵、臺灣塾師、臺灣教諭等亦各是一「地域歷史人群」、亦各是一研究的課題也。

癸未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五，新春試筆  
（2003年2月1日至5日）

<sup>18</sup> 引自黃美娥：〈一種新史料的發現〉，載《竹塹文獻》，第四期（1997年10月）。

<sup>19</sup> 引自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183-184。

<sup>20</sup> 引自王文徑編：《漳浦歷代碑刻》（漳浦縣博物館1994年12月印）。